

而嘉之遣使賞勞甚厚此其父子繼美雖漢張安世
萬石君家何以過哉予惟曩職兵部侍郎時君方為
郎中及以庸田使者平糴東吳則君受大師命寔
董輸所至號令風驅霆馳固已知君之材俊如神駒
健鶻不可羈束而控搏矣今聞仲實言於吾心獨不
忻幸而願見之乎叙而書之庶將識吾情焉

道山亭禱雨記

至正二十年夏閏五月不雨六月壬辰雨既而又
不雨有司徧禱弗應民甚憂之戊申庶訪使贍思丁有
嗣副使元奴國器僉事亦憐真立弘必刺的納仲賢

鄭潛彥昭經歷達里麻蒙古清遠知事黃普顏帖木
爾顏肅照磨傳居信忠卿相與謀曰夫閩山高水深
神多靈異能出雲雨禦菑患以庇其民今旱若茲禱
且弗應吾誠其有未至乎不然則是政失其平行愆
于常雖有告不吾聽也迺皆出宿于外爲壇道山之
亭而祝祭之曰寇逞于暴兵橫于貪殘傷之遺已無
以生神又不我恤使之遑遑然無所控愬亦何至斯
極也用敢白於神今日不雨至明日明日不雨至三
日三日終不雨則吾徒固無所遁其罪神亦獨能辭
其責乎既事靈風肅然神若歆止五漏將盡陰雲四
合厥明風雨大至池沼溝澮皆溢水灑灑流不止焦
枯旣蘇歡呼震野於是大夫士相率爲歌詩以頌休
美而求予記其事嗚呼山川之神不遠吾誠誠吾心
以致夫神神其有不格者乎書曰至誠感神傳曰神
依人而行茲雨也其有以哉是宜書

密庵記

予往時在錢唐見金華黃太史亟稱吳郡張子英爲
宋世家入國朝其父大監公以文學遇知成廟有文
名至于英讀書工詩尤善鼓琴予未及識也數年後
過錢唐則子英以功同知崑山州矣雖數來見然皆

旅進於衆賓之次未嘗與之叙殷勤接談笑也今年
予以分部過海昌屬其子天爵爲州倅迎子英來養
方日過予論議且問示太史所爲著間止齋記於是
與子英交始密而信黃公之言爲不誣矣一日子英
謂予曰間止在西湖故宅之東兵變後失其業久矣
今來海濱僦屋湫隘無以佚吾老茲即舍館之傍治
小閣以時休息名之曰密庵先生能辱記之乎予謂
密之一辭見於詩周頌基命宥密禮中庸文理密察
而又雜出於經傳百家之書皆可考而徵也然聖人
治心之法則莫切於大易繫辭洗心退藏於密之言

蓋易本卜筮之書著動卦靜而爻之變無窮因卜筮
以求聖人之心因聖人之心以觀天地之化其機微
神妙孰有密於此與故夫物之未感也其理具於人
心而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圓神方智各見於
功用之實而天下事物吉凶禍福舉不能遁其情此
聖人之所以爲教也彼所謂善馭世者揣摩捭闔以
鈎民情知非不密也而卒瘞於言勇示之怯強示之弱
異言非不密也而卒瘞於言勇示之怯強示之弱
示之寡進示之退取示之與爭示之讓盈示之虛
非不密也而往往敗於術然則子英之爲密也其亦

嘗慎所擇不乎是故天不密則三光不明而四氣失序矣地不密則山崩川竭而萬物不毓矣人不密則七情蕩而百疾生矣天地之氣所以周流不息者本於至密訛謂人中天地而立而可不慎於至密乎子英苟能於是而自勉焉則庶其爲學也益密矣子英曰謹受教遂書爲庵記

裕軒記

越士王元寔治小室於居宅之旁門竇側出僅可布榻名曰裕軒其友括蒼劉伯温旣爲之記他日予過元寔則復以記爲請予謂元寔之軒甚隘而強以裕名豈外示狹陋而內實寬廣乎毋亦自晦其光以求全乎不然則是會稽之山多金玉鏡湖之田多膏腴將即此致富優游以自裕也元寔笑曰內寬外狹訛與表裏之一韜晦自全旣與中正之守金玉良田訛與仁義之利吾固不敢以此而易彼也予時甚高元寔之志而迫以使事不果爲及再過會稽則禮部之召嚴又不果其後東方震擾連歲用兵言久不復亦忽忽忘之矣今年夏從子穎之來自越未幾外姪李允亦至皆致元寔之請益堅於是知元寔之果異於人人也大抵君子之爲學在裕其心而已矣心得其

裕則以之處富貴而不驕以之處貧賤而不諂以之處患難而不變甚至於死生存亡之際綽然守之而有餘焉元寔當干戈擾攘而惴惴焉不忘一言之戒其亦庶幾有見於此夫苟能推是心以往則無往而非裕矣雖然人亦詭不欲裕其心也而鄙吝之私有以塞其廣大之量沈昏之氣有以蔽其高明之域驕蹇桀驁一物不容而卒至於無所容其身者何也蓋不能順乎理故也理順則天地不能違況於鬼神乎沈於人乎故沛然若巨魚之縱壑浩然若大鵬之運風此其為裕何哉在元寔必能洞識其幾矣是為記

皆夢軒記

三江之口九峰之下有奇士曰陳汝嘉履儒者行衣道士服華門蓬戶與世泊然更軒其東偏雜置黃帝老子莊周列禦寇與夫鑿卜種樹之書于其中日歸自外朗誦長哦倦即隱几而卧形與夢接嗒焉遽焉不知人世之有物我榮辱是非得失憂喜也因取鄭人斃鹿覆蕉互皆有夢之說名之以皆夢間過清虛子而問曰人於天地間生一夢也死一夢也夢之有覺猶死之有生覺而復夢猶生之有死生死皆夢也夢亦生死也生果覺也死果夢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先生試語我乎清虛子曰生死百年夢覺一時一時之夢百年百年之覺一夢人徒知生之樂死之苦而不知生之勞死之佚也昔之善喻者嘗有華胥之游胡蝶之適邯鄲槐安之樂其殆有見於此夫以死爲夢烏知生之非夢耶以生爲夢烏知死之非夢耶夢死夢生又烏知非夢中之夢耶夢中占夢又烏知非死生之夢也變化紛紜真假莫辨若是則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皆夢也又奚暇論百年一時之遠近乎以有限之歲月接無窮之變遷苟非廓然超出乎六合之表洞然選觀乎八荒之外逍遙汗漫以

與造物者游則幾何其不爲巾笥之龜文繡之牲乎雖然此直莊列之徒過於矯激托此以自高爾在吾聖賢之教則有不然者夫人以稊米之身參天地之大極古今之變通幽明之故其所以自任者亦甚重矣或者失其所重肆情縱欲酣營沈酗如醉如醒終其身而不悟是始爲真夢者吁可悲也哉安得鑿膏闇之牖以通其明啓大覺之關以導其出辟中正之途以指其歸使之豁焉醒光焉覺靈扁洞開照耀白晷然後知夢爲真夢而向所謂皆夢者皆非夢矣汝嘉曰吾夢幸覺請書先生之言并以覺後人遂爲記

清虛子別號州州翁云

鶴齋記

江東薛茂弘少精敏負奇氣讀書萬山中窮日夜不
已客有慰其清苦者携白鶴來贈茂弘甚愛之一日
鶴去思之不能忘也遂圖之齋壁以爲玩其後茂弘
遊京師學道於朱公本初從代祠華蓋謁蜀郡虞先
生先生與之論詩愛其清新流亮氣韻高爽翛然有
迴塵之思嘆曰是非憑虛御風翱翔八極者不能道
也因取杜工部詠薛少保畫鶴詩意名其齋鶴茂弘
聞之喜曰是善名我遂不辭去今十數年先生跨鶴

僊去而不復可見矣予間居西湖方欲問孤山之梅
訪林逋之鶴忽有羽衣長身揖而前者問之則薛茂
弘氏袖出先生所題鶴齋詩一首乃相與坐石而歌
援琴而鼓鳴臯之曲其聲琅琅上徹霄漢再鼓洞天
之舞其聲窈窕不絕恍若霓裳素節飄忽軒舉與群
僊頡頏下上也松陰滿庭月色如冰相顧一笑而去

梅邊小隱記

福州出東門外數百步南入委巷有庵曰海印兵後
廢不葺風摧雨漂蒿萊出垣端里之人曰吾聞烏石
山地平寺有雲礫上人者手無一錢能佐其師起大

招提若禮之來茲庵其復興乎上人既至則易腐為
 堅極隘為曠芟蕪而嘉草生滌汙而清泉列供佛會
 僧各極嚴淨復治小閣曠其北以向明堊其中以尚
 潔檻外植竹數竿雜布花石清風徐來香氣滿坐題
 曰梅邊小隱上人說法之暇即跌坐焚香髻兩童治
 茶具與客彈琴哦詩客間問曰佛果如是乎謂女梅
 邊耶則梅無有也謂女隱耶曾不遠乎煩囂之聲也
 則將即多聞以為觀耶抑亦捐衆有以為空耶上人
 笑曰子非梅惡知梅子非隱惡知隱知梅非梅故凡
 接吾目者皆梅也知隱非隱故凡寂吾心者皆隱也
 梅乎隱乎其果傲兀沉酣於色香之界乎我觀羣嚴
 得衆妙法我從黃梅悟無上乘客曰是佛道也遂書
 為記

休休亭記

長樂縣南行三十五里曰羅田宋兵部侍郎簡肅林
 公故宅在焉宅之南有二大榕樹蔭可數百步公諸
 孫宗正築亭其下曰休休間過予求記予往在京師
 宗正方抱其師余君所著樂書上之朝時其志甚揚
 氣甚銳論甚辨別後數年予以部使者來閩南則宗
 正首來謁視其揚者若已抑銳者若已挫辨者若已

訥又七八年以戶部尚書來董漕事復見宗正則向所謂若抑若挫若訥者益縮而斂退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矣予乃慨然爲之嘆曰子方當強仕之年慷慨尚義縱不能擊強殄寇如鷹鷂之逐狐兔亦豈不能長揖將相開口一論天下事乎何其遽爲休休之名也不然則必有拂然不平於中者矣宗正乃笑曰先生徒疑吾拂然者之爲休休不知吾悠然者之爲休休也吾昔以銳故挫以揚故抑以辨故訥今吾幸縮而斂退則夫訥也抑也挫也雖日叫囂隳突乎吾前穆嚶嗶沓乎吾後吾方漠焉頽焉若無與於其身之休戚榮辱者則今之視昔其爲得失何如也是故放浪而歌箕踞而坐風來酒醒樹陰滿地於斯時也吾且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遠又烏知有人間世耶言旣掉臂而起玩齋道人遂書爲休休亭記

愚庵記

天台黃巖之陽有山曰方山山之下有壑曰愚庵蓋州人施氏墓祠之所在也施之先紹興知府諱某者由未嘉榿江來居黃巖遂葬其地傳三世至愚隱翁諱某始立祠墓側宋杜清獻公範扁以今名愚隱之孫諱紹祖者拓而大之又三世矣比年庵燬於兵

諸孫經營葺構復其舊觀集賢待制趙君雍爲書故
扁以示不忘也予應召過四明其七世孫應元從事
分省受遣從至海上間語予故且請爲之記予謂人
子之於其親也無往而不致其思焉生則思盡其養
喪則思盡其哀祭則思致其敬是以親喪之日有限
而孝思之感無窮也故君子見風雨霜露則有休惕
悽愴之思見山川草木則有往來游息之思見杯圈
几杖則有口氣手澤之思及其當祭之日僂然若有
見乎其位愴然若聞乎其嘆息之聲自非孝敬之至
通乎幽明而達之上下者其能替乎默契于冥漠之
表乎況是庵也積百年之澤而傳之今日合累世之
祖而聚之一堂昭穆之位有序而不紊宗禘之祀既
遠而不遺則其所思也未矣雖然思敬其親當愛其
身施氏子孫能思敬其親矣盍益思所以愛其身者
哉遂爲之記

谷叟莊記

谷叟莊在黃崑州南九十里州人鄭靜思之所營也
靜思世居州之天長街爲聞家及靜思懷竒負氣不
樂軟熟從人始築室谷壘居焉谷壘萬山中東接松
門西連鴈蕩大閭泉村諸峰峙其南北望之崑嶠峭

怒阻絕若不可處及入其境則豁然開張水紆土曠
宜於釣耕嘉卉異石紛被林麓靈颺蕩和香氣不絕
又其俗朴野多古衣冠無他嗜好可交也靜息於釣
耕之暇葛巾芒屨曳策長松之間披草而坐傾榼而
飲飲而醉醉而醒不知天之高地之迥也山人愛靜
思之於是谷也故稱之爲谷叟靜思亦樂谷之有是
居也因自號曰谷叟莊或謂靜思年方茂非叟居無
積非莊出而用於時非谷或曰老於事即叟富於學
爲莊谷虛斯能盈也予不知其然故并記

疑虛樓記

平章普公兼善至閩之二年誅鋤克強煦毓罷滌威
惠並施遠近懷畏乃即居地之東偏創樓四楹軒窓
中敞闌楯外植間與僚佐賓客拾級而登倚衡而望
憑虛疑注開遠幽曠允其沙鳥淵魚之飛泳烟嵐雲
樹之晦明又若有以助夫心目之所得者因題其上
曰疑虛且屬師秦爲之記惟公勛舊重臣卓行高識
固已超出乎衆物之表矣顧師秦何足以知之雖然
不可以無告也竊聞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盈則爲
物散則爲虛疑其虛使不得散歛其散以葆吾之虛
其庶幾長生久視之道乎公曰姑舍是今夫日月星

辰凝於天者也山川河嶽凝於地者也天地凝而人物生焉是故人物本虛也天地亦虛也知虛而後能凝能凝斯虛矣然求其所以爲虛者非深思遐想於宵茫恍惚之間宜行妄作於幽潛深默之地也廓吾大虛之量而天下之物無不容推吾太虛之靈而天下之事無不照以之事君則上下恭順以之事親則內外協和以之交神人接事物無往而非惻怛慈愛之仁焉於是三光明品物遂景星卿雲甘露醴泉噐車丹甌靈芝朱草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且道猶水也人猶噐也水與噐二物也水冰於噐則

一矣大矣哉德之不至道烏乎疑公曰昔聞諸先生長者亦若子之言也敢不虛心以踐實學遂爲之書

雲楚莊記

治書李公經畧江南之明年道出括蒼得士劉彥明置諸莫府又明年至三山其史裴君直以功檢校福建行省遂用彥明代彥明江右人清脩善學每見予言家寓澧州之西四十里有山環合曰雲楚因築屋其中曰雲楚莊昔在京師嘗語參政危公太朴得書二大字今裝演成卷願請一言以爲之記予聞澧故南裔崇山地在洞庭之西巴黔之東其治且多谿洞

民獠雜處危峰峭嶺平地拔起仰視莫窮其端榎楠
豫章千歲之木推確磅礴陰翳不見天日水行石間
暴悍盪擊若霆轟轟吼虎豹搏噬奔馬怒猊蹄股交
觸也孤雌哀狽晝夜呼嗥不絕射工沙蟲含影竊發
故騷人騫客過焉輒起其沈鬱離憂之思而仕者率
亦怖慄駭汗徃徃以得代去爲幸豐之上風若此彥
明何獨棄鄉里丘隴而樂居之乎蓋澧雖去中州遠
民獠雜處而雲楚寔山舒水緩泉甘土肥宜於秔稻
歲大旱他境皆焦稿如赭其野方亢亢然同穎並秀
謳歌鼓嘯之樂徵於和氣者靈芝香草又時或生之

彥明讀書之暇登高臨深於是蒼然之色接夫目冷
然之聲入夫耳淵靜弘遠之趣與神俱泝而識度超
廣不覺吞雲夢者八九矣然則向所謂沈鬱離憂悒
慄駭汗者果何自而至耶人以迹求我以心得彥明
有焉遂爲記

終慕庵記

終慕庵者節君彥昭母夫人江氏墓祠之名也彥昭
由御史出僉湖南憲航海至樵川值太夫人憂道阻
克歸葬遂權厝于城南壽山下之烏槎岡岡距城
一里許峰巒四面環合外密而中寬風氣完厚長林

清泉相與映帶嘉花靈草紛披巖鄂四時香氣不絕
其文隴蜿蜿蟺蟺若翔蛟蠹龍乍起乍伏忽焉勢降
雨形委也彥昭既即其上大爲之封種松竹數百株
以庇以蔭又築屋若干楹以祠以廬以致其終身之
慕而題之如此夫慕者愛而思之之謂愛莫先於愛
親愛親篤則思親亦至思愛發於天理之公其始非
不同也及夫外誘而內遷忘其所當慕以慕其所慕
而忘親之心遂不能不爲之移矣皆之人有舉天下
之欲不足以移其終慕之心者其惟大舜乎舜處人
倫之變卒致底豫之化天下後世孰不聞之然求其

所能深知舜心者孟子一人而已矣世之學者不惟
不足以知舜之心其亦果知孟子之心乎或曰孟子
且難知彥昭名庵而又取夫舜之所難知者不亦遠
乎予曰聖人人倫之至學聖人之道而不以舜猶爲
方圓而不以規矩也嗚呼彥昭亦可謂善學者哉北
年賊陷邵武四郊焚蕩殆盡獨太夫人塋墓無恙所
種松竹方鬱然深秀識者謂天於彥昭亦厚矣今彥
昭以閩海僉憲行部過太夫人墓下顧瞻雲山恍焉
魂氣之流行履茲霜露愜焉音容之如在焄蒿悽愴
接乎目而感乎心者無往而非吾親之存則終慕爲

何如哉是宜記

松蘿山房記

予寓香巖東軒之明年休寧金煥孟章始來居寺之西廡孟章能五言詩善學好問每見予執諸生禮甚謹間請曰煥家縣西十五里棠谿之上馬鞍五雷梧桐諸峰環列拱會而松蘿之山尤爲深秀過風行山下蒼翠盪搖笙籟交作脩脩然不知復有人間世也自兵變以來先廬數十楹悉燬於火惟山房之在松蘿者獨存無恙吾親不忍舍墓遠去因是以蔽風雨馬煥繇江右來閩中且六七年矣晨夕思欲歸養輒

以道阻不可仰青天之遼闊見白雲之往還則松蘿巖壑未嘗不歸然齒然於心目之間也比聞中原底平荆吳款附煥之歸省有日矣願請一言以記山房之存庶幾可以摠煥抑鬱之懷而慰吾親之心也予聞生言惕然爲之感曰予與生皆江東人宣距歙爲最近而予之故宅在漪水上者旣皆奔爲丘墟墳墓之在姑山者又無它子弟爲之守當雨露霜霰之交從執爵拜跪北向長號而已今生家幸有山房以安其親而保其墳墓視予流離奔走無以棲其身而時其祀享者其所得於天不已多乎山房之記誠不可

以無作遂書以遺之

娛親堂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奉詔總漕閩南道出海昌屬海上
有警遂留居州民張世榮家世榮恭慎有禮節一日
率其兄弟子姪羅拜請曰吾父今年七十九母年八
十兄弟三人共有茲屋雖弊陋狹隘幸吾親居之安
也又幸尚書之即吾家辱賜之名揭諸中堂以娛吾
親世榮庶其有榮耀哉予曰即此是矣遂名之曰娛
親復再拜曰世榮有田三十畝有桑數百林在城東
之野外耕內織晝夜不輟僅給公上葦門蓬戶菽水

常不足而姊妹之或歸或留者又皆貧無以養將何
以娛吾親乎予曰所謂娛親者非爲是也順父母之
心而不拂其欲斯可矣自予之居而家也見而一老
人蒼顏白髮耳目聰明出則曳杖阡陌間問村田事
入則撫諸孫含哺而嘻熙熙于于志意自得於時艱
難若無所聞知者謂非有以娛其心能爾乎夫人子
之養其親也在有以娛其心而已心娛則意適意適
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身安身安則百邪不能
干而壽考維祺矣且奔馳逐祿訖與耕織之逸殫力
萃構訖與蓬葦之安食備甘脆訖與菽水之樂清歌

艷舞翫與家人之懽是以古昔聖王舉高年之典行
養老之禮飽之以殺蔽燠之以繒帛載之蒲輪扶之
以几杖班白免負戴之勞耄耄受尊榮之錫故其人
壽常百餘歲其次亦八九十若此者皆有以娛其
心故也十數年來海內弗靖民物不得遂其生雖詔
書屢下優禮高年而有司迫於多故方朘剝不少已
殘民遺黎得不死是矣又焉敢望娛樂其心志哉今
張氏兄弟乃能安居力業以奉其二老人使無憂愁
歎息之苦而有怡愉懽忻之適顧非幸與嗚呼予於
是重有感矣遂記不辭

玄石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自錢唐東遊越江之濱見崑石奇
勝輒停舟撫玩舟人進曰奚好此為我昔沿泗江上
得石類山者高可二尺色正黑擊之聲鏗然以重不
可舉也委之而去他日語里人徐生生昇置敗垣荒
圃間且十數年矣生亡而屋廢石猶在焉歸當語其
子為公獻予姑諾之及還數月舟人果以徐氏子見
云石已到江岬遣吏視之還報石粗惡無足取由江
岬移至館舍備錢當二千徒費爾且時亟治閩裝不
暇顧也明年春杭人沈氏買于海登舟而見棄石知

予所好也因載至三山以歸我卧諸北牖下又垢食
其躰殊不見其爲美也久之予因休沐始命工刻木
座滌濯而植之於是嵌竇峭崿軒若舞袖莊若拱壁
涌若波譎滄若雲詭燁然若芝亭然若蓋玄膚白理
縱橫包絡若龜垂若蠶絲而曳雲點雪之文若星斗
錯落下上也予然後駭而奇焉觀者亦莫不驚異之
矣夫斯石也翳於泥沙者不知幾何年旣出而辱於
田夫野老又十數年幸而歸於予則亦幾於遇矣然
東絕江南浮海徘徊轉徙以相從於萬里之外又逾
年而猶未能盡知其美也其果得爲遇乎嗚呼予於

茲石重有感焉

壽慶堂記

湖廣行中書省右丞哲林仁傑君之叅政江浙也毋
范陽郡太夫人年幾九十寔留桂林乃名其堂曰壽
慶以寓其惓惓愛慕之意左丞周伯溫父爲篆而揭
之大夫士又從而歌詠稱美焉予時適忝同列歲時
登斯堂未嘗不嘉歎君之篤於親也至正壬寅春正
月君以尅官道過閩海訪予城西寓舍一見道故舊
已即以堂記爲請予謂君堂在浙河之上今旣去尚
何記爲君曰吾本西域人因官爲家時太夫人春秋

高義不可遠違膝下迫於主將之命東西從征復嶽
鄂諸郡平漢陽剗斬黃順流下九江過安慶道江東
以達于錢唐大小數百戰不自意屢以微功薦受上
賞繇千夫長陞閫帥不十年間致位丞轄皆太夫人
之教也夫當艱難危困之際南望引領思欲一見太
夫人不可得及備位樞省有祿可養矣又以道梗不
獲迎致於我心有戚戚焉斯堂之作庶幾可以慰吾
朝夕白雲之思云耳今也復蒙朝廷厚恩得遂過家
一拜太夫人而所部將吏亦皆紆朱拖紫以從吾後
卷講奉觴鞠跪上壽則向者浙河名堂之書獨不可

於扁桂林之堂乎先生記復何辭乎迺作而嘆曰人
亦孰不欲壽其親哉然壽其親者非徒擊鮮烹肥以
適其口居高處奧以便其體而已惟能砥礪名節激
揚志氣外爲國家宣布威德內爲宗祐顯揚休光斯
乃可以娛其親之心而古人所謂養志者也夫心娛
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怡愉康寧百福攸萃人
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孰有加於此哉今君一出而忠
孝兼得其亦庶幾養志者乎且君之功業如月升日
恒由是而益著太夫人壽祉之慶亦方殷而未艾也
他日安輿北來尚能爲君頌之遂記不辭

大隱記

予自東嶼放舟秦川館于川上之資壽寺寺僧壽量
扶杖而前曰病久未嘗見客聞先生來甚喜敢力疾
以見明日則又至曰吾嘗踰閩關上會稽絕江浮淮
以遊于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
至天目傳法于中峰入徑山講道於虛谷然後歸隱
于茲三十年矣寺凡再燬于兵今幸復有成緒而棲
禪之室在法堂西南隅自東北折行入焉最爲深遠
與窅間也因題其顏大隱先生能爲我記之乎予
曰於外而蕩其中後於物而拘於我固不能無小

大之殊上人一內外忘物我不隱猶隱也又奚取小
大哉上人曰混常爲真乃知真常即有爲空乃知真
空子非小隱烏知大隱耶且身市朝而心山林者固
爲少賢於人然亦不免寓於隱而已初未嘗超出乎
人間世也若吾所謂隱則不啓鍵不運几跣趺冥默
之中逍遙極樂之界萬物轉轉乎吾前吾視之亦隱
也萬事紛紜乎吾後吾視之亦隱也二相不生一念
惟寂斯其大隱哉不若是而欲以人間世論隱雖唐
虞之君疇務成昭商周之伊尹太公望猶爲寓而已
予能通其說始可以論道予乃大笑曰此竺乾氏教

非吾所謂隱也遂錄其言爲記

再來泉記

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謂靈鷲小朶峰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崦有泉側出巖竇間下被草石累累如貫珠故名纓絡泉亭其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師來主寺乃復葺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甘美殊絕用之瀹茗味不在無錫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選於衆起季蘅若法師於越之雲門旣至三日與其徒方舟登斯亭

扣岩而祝曰泉得再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僧往視之罔不驚駭贊嘆以爲山川之靈而季蘅虔篤之報也明年冬予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庵邀坐亭上具白其故照庵善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願惟茲山近接人境非若窮岩邃谷幽絕險阻可以詫神變滋幻化也然自慧理一呼白猿躍出其後若三生之石靜覺之梅重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亦何奇也或曰寺之興廢於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王之世山不童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爲國家休禎之符

豈徒係一寺興廢而已哉時雖樂記之而寺僧固未
之見及予以使事留海昌方舟始來徵予文遂書以
歸之

香嚴寺復田記

福州西門外香嚴寺有園田七十五畝奇在福清州
萬安鄉萬安里之上洋積水漑田者又四十五畝奇
宋大中祥符間開山了宗振禪師及其弟子廣利的
禪師之所營利之入于寺者四百餘年矣間以道遠
失於防護隄食於水久廢不治州之靈石寺塔窳僧
遂侵而有馬香嚴僧自嚴白諸州州移諸佐佐下里

會凡執事者即其地視之信乃以歸之香嚴未幾吏
受塔僧賄竊更成案反誣香嚴妄疑不決者二十年
矣至正辛丑歲知州林君閱牘獲畝而直之然後得
復如故嗚呼田之侵甚明可片言而決今乃至二十
年況民隱有難於田者乎甚矣貪吏之敗事也書其
顛末以誌諸石豈徒守寺之僧有所徵考庶幾長民
者皆知警焉

福州玄沙寺興造記

閩山之南有真覺禪師存公始創寺於侯官縣之象
骨山下曰雪峰其徒宗一大師備公又別創寺於懷

安縣東飛來峰之下曰玄沙實梁開平二年也晉開
運四年寺廢於兵宋天禧三年耀之珠禪師乃復興
起其後日益盛大寺樓傑殿重門廣廡金碧輝映與
山上下始爲一邑諸大招提之冠然歷歲滋久木朽
石泐不能無傾圮者且寺故有田在閭清縣南白洋
池埔之上地高土瘠灌溉不通日就蕪廢寺益告匱
今藏石珍禪師來主茲山慨然嘆曰此望刹不當如
是也乃出其所有以資經始衆僧樂助志若合一而
里之大家葛夢鼎義士陳以仁等亦來勸施於是首
即黃石上流鑿渠導水以灌田之在白洋者而並渠

之家咸得食其利渠長若干里廣若干尺疊石爲堰
以時蓄泄雖大旱水瀟瀟分流畦町間歲遂常稔乃
節浮費積贏餘大整觀音殿羅漢堂經藏禪祠而復
創行堂若干楹寢室若干楹浴院若干楹旣又礮堂
道出北門者五百步山路直寺門者六百步奇凡器
物之窳敗象設之黝昧亦皆易故就新然後儀觀宏
敞締構精緻而山林岩谷亦爲之增光矣至正辛丑
春宣政院使蕭君公亮經畧李君景儀翰林經歷荅
祿君道天與予同飲寺之見山堂始識藏石師於坐
閱日是數來相見見輒坐予之東軒煮茶焚香終日

乃去政有問焉默無以應屢叩之惟瞑目頷首而已
衆疑師無能者今觀其在寺所著事功磊落雄偉若
此非其人願力堅確知慮深遠卓然有以異於人者
能之乎吾聞古之人負才學知能而不得施諸用則
往往寄迹浮圖老子法中以自晦若藏石者其亦有
所負而無所施者乎

誠齋記

宣城葛君朝用負才氣績學砥行而隱於鑿遇人疾
無問貧富貴賤輒往視之投匕劑立愈却使者耶律
行已折節與交以其久而有恒也因號之誠齋而叅

政周伯溫父又篆二大字以遺之間過子求記朝用
與予居同里今又同客七閩三山之下情其能已乎
遂即所聞以告之曰大哉誠乎其天地萬物之始終
乎天地萬物不能外乎誠鑿尤死生之所繫其敢一
息之頃一念之微不本於誠哉夫人之生也七情蕩
於中大沴感於外調攝一失其宜則衆疾交攻矣然
證有標本脉有虛實察虛實於毫芒之際治標本於
緩急之間非誠何以哉藥餌有真僞炮製有精粗劑
和有重輕真僞之辨精粗之別重輕之權非誠何以
哉鍼泛補瀉取於呼吸呪詛符篆交於神明非誠何

以哉是故至誠之道可以格天地神變化可以銷金石入水火古之善論鑿者莫若皇帝岐伯其次長乘越人和緩之流然所以能神其術者亦豈遠乎誠哉况朝用之先曰玄曰洪在兵晉時皆以脩煉得道而洪丹陽人宜故丹陽屬也燒黃金丹砂以役使鬼物惠康斯民其來遠矣五世祖吉州僉判斐又棄官爲鑿迨今號專門朝用其真有得於誠之道乎朝用今被命爲八郡鑿師行將有民社之寄試推其所以爲鑿者施之於國家天下其功效未止是哉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終